达州晚报
风凰山
都市慢生活
星期五
2025年3月28日
□主编:郝　良
□编辑:罗烽烈
□美编:王　梅
生活
邮箱:3213456266@qq.com
08版

哥哥

□刘国欣(陕西)

父亲在正月里去世,哥哥当时还不满十四岁,正在上初一。接着,他断断续续读到初三,终止于家贫难济,退了学。此后,他就开始在县城、各乡镇的厂里打工,去过煤厂,去过镁厂,也曾试着学过厨师和装潢,还干过电工之类的活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他十七岁的时候受过一次伤,烧伤了脖子。他独自治疗了一段时间,也是因经济原因,未进正规的大医院,家人也未曾陪护。

他二十七岁时结婚,在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。结婚最初的几年,他在村里开了一个小饭店。后来,煤粉生意不好,经过村庄的运煤车辆少了很多,他又开始在县城周边的厂里打工,养家糊口。

我和姐姐一直读书,直到大学毕业。这期间,也真正花过哥哥打工赚的血汗钱。本来就是靠劳力为生,自然也赚得不多,但他肯拿出来供两个妹妹读书,虽也曾有怨言,但更多的是爱与无私。

在贫困的家庭里一起共过患难,兄弟姐妹之间虽然有时也有怨恨,但实际上,更多的是彼此间的扶持,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,直到现在。

我从小就过继给父亲的弟弟,但是一大家子没有分家。父亲去世后,祖母和叔叔一直帮着母亲抚养我们。

我读大学和参工后,家里的事情,大多是由哥哥打理,包括照料逐渐老去的叔叔,比如生日或过年,也是他在筹划。

哥哥赚钱不多,经常捉襟见肘,加上养育孩子,嫂子是全职主妇,他们在县城租房子住,互相扶持着过日子,日子也算祥和,经济实在谈不上宽裕。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,先天性心脏病,很快就无法治疗……他应该是很伤心吧。这些年,他四处打工,忙着养育孩子,几乎哪里也没去过。他上一次到省城西安来,还是因为家里有事,他到我工作的城市,来接叔叔回去。当时,他来去匆匆,加上我也刚工作不久,非常忙,只记得草草带他去转了一下大雁塔,在回民街吃了顿饭。他对西安的记忆,就是雨,总是下雨,街头多卖伞卖雨衣的人。

这次,叔叔到西安镶牙,哥哥正好月底休假几天,就让他送了过来。其实,也是兄妹自上初中后几乎再没怎么一起生活过,想着一起转转玩玩。现在,他的孩子都已上学,由嫂子接送。因此,他总算是有闲时,能出来一趟了。

这么多年,我以为他和大多数打工人一样,若有闲暇时间,就是刷刷手机消遣。没想到,他来到西安我的住处后,吃过饭,就随意拿起客厅的一本书看,居然看得津津有味。

这几日,每天推开他卧室的房门,都会看到他拿着书架上的书看。

好多年了,村里的人说:要不是家穷,栋栋也上了大学。栋栋是他的名字。大家说起来,颇替他遗憾。我只知道他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,再就是对唐诗宋词感兴趣。他不读书好几年后,还经常背诵《宋词三百首》,至少过半篇幅都能随口就来。我以为只是兴趣吧。从来不敢细想,心里自觉有亏欠。

这几日,我带他去大兴善寺,去陕西省考古博物馆,去香积寺……在寺庙里,他每进一处庭院都很认真参观,细细端详菩萨,也会留意对联和碑石。考古博物馆,有三层楼,可看的东西很多,但对一些对古物或文化没兴趣的人,只会觉得里面昏暗,不如逛商场或吃美食。他很仔细地一层又一层地看过去,直到陪我看完三层展厅,都没有说累或找个空地儿休息,完全超出我的想象。在此之前,我姐建议:“带哥哥多逛逛商场,看看城市景观,博物馆就算了吧。”我和姐姐都认为,他不可能对古迹或寺庙感兴趣,这些是读了书的人可能喜欢的去处,没想到他还能很仔细地品鉴。

最近,我让他下了“豆包”,一款新出的可以问“十万个为什么”的软件。他还没进西安老城,就问起“豆包”有关西安老城的一些细节问题。看得出,他很想利用这次出来游玩的时间,努力学习一些文化知识。

在我和姐姐读高中的时代,他有一次赚了点钱,从姐姐就读的高中接了姐姐,然后到我就读的高中接了我,说要带我们一起去买衣服。那一次,平日很舍不得花钱的他,给我们都买了新衣服和一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买的水果。

一晃,二十多年过去了,兄妹们都已经爬过四十岁的门槛。姐姐前年说要赞助他五千元,让他带着叔叔到内蒙古玩一圈。父亲和叔叔年轻的时代太饥饿,十多岁就跑到内蒙古讨生活,直到三四十岁才回来。家族里的人,对内蒙古很有感情。老家的县城府谷靠近内蒙古,一遇饥荒,祖辈们就往内蒙古跑,内蒙古地厚,人也好,人们就往那里去。哥哥也应该有个内蒙古梦。

山村里出生的人,少年时代有梦,却可能一辈子无法走出大山。哥哥也曾少年有梦,看他一本本摩挲我书架上的书,驻足停留抽出来翻开。书里的大世界,他应该知道。兄妹一场,有时,我感觉就像偷窃了他的未来,因为,他少年时代用未成年的双肩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时,其实就已注定了后来的生活。人世不易,而今,我们都已人到中年,即使用金钱弥补也于事无补,虽然很显浅陋,但是除此之外,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。未来,希望他能有机会到各处看看,了解各地风情,学习一些知识,感知世界的丰富和参差。

看着这些天为他拍的照片,紧皱的双眉和忐忑不安的眼神,在慢慢了解这座城市的交通和东西南北,才逐渐放松了下来。这让我觉得,有些事情,如果想到了,还不迟。

我要临时出差,他请假的时间也快到了。叔叔有意留他几天,想让他多走走看看,让他多请几天假。一过来就急着想回去的他,看起来有继续留几天的可能。

他人生的四十多年,在一个小县城打转,从村庄到镇上到县城,再从县城到镇上到村庄。村庄到县城,是他人生前四十年的直径。希望上苍待他再仁慈一些,让他能在以后的岁月,拓展一点人生的半径,过得更丰富一些。罗素说:“参差多态,乃是幸福的本源”。有时,地理也是心理,地理空间的打开,也是心理空间的打开,我希望他过得更开心一些,能很好地品味时光,享受生活巨大落差带来的那种悬浮感,而不是不安感。

小人书的微光

□宋扬(四川)

近几年,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,还发表了一些作品。如果说,我有幸被文学之光烛照,那么,我当年读过的那些小人书,便是那道光柱中永不熄灭的一缕微光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,在我们乡供销社饭店门口的右侧,王老汉(大人们都如此叫他)照看着几箱码得整整齐齐的书。无一例外,那些书都没有封面,那些彩印的封面挨个儿被几根麻绳悬起来——似乎是用面糊粘上去的,挂在饭店的外墙上,麻绳下还摆了五六根长条矮凳。

绳上的小人书封面太多了,令人眼花缭乱——抱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,手握金锤的李元霸,轻摇纸扇的书生,肩扛锄头的老农……不用租书,只是沿着封面一页一页看过去,一幕幕大戏已在我的脑海里上演……大约一年后,我开始识字了,才慢慢知道那些书的名字——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兴唐传》《红楼梦》《愚公移山》……每张封面上都有用毛笔写的数字,相中了哪一张,我们就跑到王老汉那里,说出那个数字,再递过去两分钱。王老汉便埋着头在书脊上寻找那个数字。小人书都较薄,书脊上的数字小到他戴着老花镜也要找好一会儿。等他不及,我们就帮着他一起找。我们小孩子眼尖,找到了,便迫不及待地喊“这里! 这里!”王老汉微微一笑,说“不急,不急”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本书从书箱中抽出来,递给我们。他那慈祥的笑容,对爱看书的我们是一种无言的鼓励。

现在想来,那些小人书中跌宕激越的故事和让我或五体投地或潸然泪下的人物,无疑启蒙了我对文字的热爱,它们像一丝丝幽微之光,看似弱小,却温暖有力,照亮了一个懵懂孩童人生的底色,让他知道了何为良善、忠勇、勤奋、奉献……

在小人书的濡养下,我在语文学科上逐渐显露出稍稍超出同班同学一筹的优势。但直到考进师专中文系,我才有机会读到更纯粹、更完整的古今中外的大部头名著。回头想想,那些名著中的很大一部分,我在童年时期已略知一二。一本小人书就如同一只麻雀,容量不大,却具体而微,五脏俱全。在那些小人书所散发的一丝丝微光的指引下,我在文学的隧道朝向光的源头一寸寸掘进,直到隧道尽头豁然露出了阳光灿烂的天空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回到家乡的初中教书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乡镇初中还没有图书室,我便把自己珍藏的几十本小人书拿到教室供学生们传看。自习课上,孩子们个个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小人书的营养。我很欣慰,小人书中的那些微言大义,那些曾烛照过我的光芒,又一次明亮了新一代孩子的眼睛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